

· 李浩作品系列 ·

课比天大

· 李浩作品系列 ·

课比天大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课比天大/李浩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6

ISBN 978 - 7 - 108 - 04548 - 5

I. ①课… II. ①李… III. ①高等学校—课堂教学—教学研究 IV. ①G642. 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4982 号

责任编辑 麻俊生

封面设计 路 静

责任印制 李思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6.75

字 数 90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自序

我是一个慵懒散漫的人，除了专业写作上不能随意腾挪跳动外，非专业的涂鸦总喜欢率性而为，不愿把自己捆绑起来。此次以大学教育为话题，积数年时间，反复切磋讨论，披阅增删，辑成一编文字。对我而言，既是一次曲折的跨界旅行，又是一番新的艰辛跋涉。

从纯粹数理的立场来看，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也最经济最省力最划算。但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个绝大的例外，我们从来就没想在生死的两个端点间取直线，也不想在这方面取巧，而是尽量抵抗直线，尽量模糊目的，尽量死乞白赖，寻求各种可能性和各种叫做机遇的意外，延宕生命大限的到来。甚至目的和结果完全被模糊被消解，完整地经历并体验过程，上升为生命的意义和目的。这可能是对唯理主义的极大嘲讽。

所谓的跨界，是因为这是一次非专业的叙述试验，主要缘于我的学术背景和专攻方向。近三十年来，我主要混迹于古

典文化领域，比较有心得体会的也仅仅是中古隋唐的文学文化。对于教育学领域，虽向慕已久，但一直是敬而远之。很多年前，曾就隋唐寡母教孤、柳宗元家族教育等撰写过几篇小文章，为了应付课题进行恶补，急用先学，饥不择食地吞读过一丁点教育理论的著作，想立竿见影，但大多未能派上用场。后来还试图进一步将战线扩大到唐代士族教育与文学的课题，但已深感力有不逮，相关研究迄今未能终结。

当然，我从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大学工作，也一直没有脱离教学科研，还曾兼做过十年院系业务管理工作，现在仍兼一点学校管理工作，分管的就是本专科教学和学生事务，整天和老师同学厮混在一块。所以，教育圈以外的朋友看到我这样貌似坦诚的表白，恐不认为这是一种自谦，而视作一种矫情，一种乔装文饰：你教了半辈子书，从没有跨出过校门，写一点关于大学那些事的散碎文字，竟还厚着脸皮说是跨界？你本就是教育圈中人，还扭捏作态，你跨的什么界？

遇到这样的难堪情景，我想辩解真的可能很苍白，也真的说不清楚。自己就仿佛那孙猴子，又是翻筋斗，又是变鬼脸，腾云驾雾，移天缩地，以为到了爪哇国以外的什么快活去处了，正自鸣得意着呢。但抬头一看，前面矗立着五根肉红色的柱子，原来还在如来的手掌中，并没有逃出那个“神马”的界。

本书的言说方式倒是有些跨类。按照我的肤浅理解，文化文学类随笔，应尽量个性化，尽量与已有的类型拉开距离。

你飘洋过海,甚至星际漫游,只要有心得,走得越远越好;如欲作教育学的课题,则应尽量用史笔,尽量中性化、数据化、图表化、模型化,尽量超越个人的感受,拿捏好语气,客观平和地叙述。而我则主要采用了以随笔方式叙述教育的话题。这种迹近“混搭”的表达,对肃穆庄严的教育学可能略显不敬,也未必能获得大家的认可。于我而言,包含着几分无奈,也包含着几分执着。想想我们教育史上的经典,《论语》不过是对话语录体,《礼记》中的《学记》、《中庸》也都不是什么鸿篇巨制。以传道者自居的韩愈,有关教育的几篇大文章《原道》、《原人》、《师说》、《进学解》,竟长期被辞章派误作经典散文来追摹,让这位在道学上自视颇高的老先生情何以堪?这样看来,言说方式其实并不是一个最要紧的问题。

唯一感到欣慰的是,本册中讨论的话题,都是当下大学,特别是中国大学教育中的一些真问题,有些还应是一些重大问题(也许别人会认为是假问题、伪问题,但在我心头这些都是真问题、大关节)。如大学的理念、大学的功能与任务、大学的文化、大学的传统、办学质量、办学特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科研与教学、博雅教育与专业教育等等。由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提速,也因中国教育发展进入了快车道,于是国际化与本土化、大众化与精英化、专精与博雅、知识与技能、德行与才学、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人才培养的数量与质量、入学难与就业难等问题一股脑儿同时凸现出来,让在计划经济红旗下

成长起来的教育管理者们猝不及防。本来是冷僻的教育专业问题，现在成了公共领域中烫手的热门话题，除了专门学术刊物上的严肃讨论外，公众也通过各种新媒体广泛地参与，热烈地作答，草根与底层发出了自己低沉而有力的声音。还有为数不少的教育移民，也以用脚投票的方式表达了对本土教育的意见。

今年春节期间，摇滚歌手崔健在东方卫视晚会唱道：“我没穿着衣裳我也没穿着鞋/却感觉不到西北风的强和烈/我不知道我是走着还是跑着/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给我点儿刺激大夫老爷/给我点儿爱护士姐姐/快让我哭要么快让我笑哇/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我以为这是崔健的新作，查询后始知，当年歌坛的桀骜不驯，早已成了老歌中的经典。时光流转，让我这个乐盲感慨万端。

我听歌时竟浮想联翩，随意比附，感到自己和教育界的许多同仁亦犹如崔健所痛苦的，迎着凛冽的教育改革的西北风，我们也“志如钢和毅如铁”，因为我们的病就是没有感觉。面对这些真问题与大问题，面对各方面的纷纭议论，面对各阶层的不同诉求，我们如仍视而不见，做鸵鸟状，恐有愧于纳税人的供养；如以犬儒主义的态度，装聋作哑，也不是人文学者应有的立场；如不是通过独立思考，而是鹦鹉学舌，急匆匆地重复别人说过的那些似是而非的结论，更有违于学术的良知。

于是我就尝试着自己作答。本书对相关话题的解说，也

自序

许不能说服任何人,但它至少能说服我自己。我本来就是将自己的疑虑困惑设为问题,通过写作自我求证,自我解脱,虽然早已没有了振臂而呼、引领风骚的雄心抱负,但至少希望在当下教育大争论的雾霾中自己能够找到北,能够做个学理上的“自了汉”。

从做传统文化研究的角度看,学者珍视自己的成果,希望所做研究能存得住传下来。但对本书所讨论的这些公共领域的常识科学问题而言,我倒真心希望我的认知能很快陈旧,很快落后,“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如公众与专家对一些焦点问题很快提出解决之途,如中国大学教育能很快走向康庄大道,我愿本书的浅陋之见、陈腐之叶随流水飘去,与腐木共朽,亦幸甚幸甚。

因一时的痴贪念想心生美丽的风景,却要花三四年时间一针一线地来手工编织,五色绵背后的种种辛酸与用心良苦,快餐消费时代的大众不一定会特别在意。同为码字工、文字匠的同好们,若能发现理念上的大问题,设计上的大漏洞,或针头线脚的瑕疵,挑出来批评一番,都是对脑力农民工的最好褒奖。

2013年3月19日于西大太白校区

目 录

教坛原始

- 我之大学教育观 3
- 课比天大 15
- 记住我是老师 18
- 传统与开新 23
- 语文教学：大学与中学的异同 27
- 人文何以化成 30
- “钱学森难题”别解 37
- 文化的自觉、先觉与大学使命 52
- 向上的路径 57
- 也说“打通” 60

西北联大与学术自由	69
学科建设的“三为”境界	76
“四肢”与“头脑”新解	79
人文学科为什么要做科研?	82

教林杂说

百年回眸,邓林依旧蓊郁	87
陕人的精神自信	99
让石碑自己述说	103
笔尖下的舍身	108
发现灵境	116
佛教与文学	121
图像文献的考索	124
在河东振叶寻根	127
他山的长安学	131
叩响经典	134
外道者言	137
让一部分人先高雅起来	140
穿着休闲服的思想	144

器械与制度	148
界定、有限性与无限性	151
精神自宫	155
诗性正义、法律正义与历史正义	158
履职感言	161

教余忆往

我是傅粉	165
草 香	173
做父亲的目送	177
看 报	180
淘 书	184
傅 钟	189
只此自然	193
睡去的呐喊者	197
毕业聚会铭文	200
后记	201

教坛原始

我之大学教育观

在话语权利、话语资本盛行的年代，语辞概念不光会权力化和等级化，也会暴力化。我在明知有种种语言指涉的背景下，竟然还用这样的题目，胆虽大，心却很虚，虽不至于被跨省、被罗织罪名，但可能会被指责非议。

另一方面，当下又鼓励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理论创新。默念自己忝列高校教职近三十年，兼做院系和学校教学工作也好多年了，说对于教育没有自己的主义、理论学说、思想体系可以，但若说对教育特别是中国大学教育的发展连一点想法都没有，那就不是谦虚而是昏聩无能了，才应该受到指责和抨击。

今天知识界以蜂议教育为时尚，特别是那些公知们、愤青们、“砖家”们，谈及政治、军事、外交问题还稍收敛些，但批评教育毫无顾忌，似乎每个人都可以对教育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故我低声说说自己对教育的一些想法，充其量不过是从众

而已。我对大学教育的思考主要形成如下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圆整思维

圆者圆融立体，整者整体全局。倡导圆整思维是反对线性思维，建立复杂立体的思维。

线性思维认为事物间的联系是单一的、直线的、一因一果的。线性思维假设有起点有终点，有教育的开始，如胎教、学前教育、学校教育，也有教育的结束，如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但在现代终身教育的理念中，学校教育仅仅是整个教育过程的一个阶段而已。开始与结束互相衔接，形成一个圆的循环，故无所谓起点与终点，在螺旋式上升运动中，起点与终点会被淡化虚化。

圆整思维也反对简单的进化论思维，进化论思维是线性思维在历史领域和社会发展领域的引申，喜欢把两端加以强调突显，形成简单的二元对立，即：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科学与迷信、文明与愚昧、光明与黑暗。在教学科研中，如果我们对讨论的对象没有亲见亲闻，也没有接触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即禅家所谓的“铁门限”，我在另一文所讲“深入实际”（参见本书《也说“打通”》一文），而是简单化地贴标签，就不可能开展探索性学习，也不可能增进智慧。适当的分类是学术研究的必须，但推到极端也就走到了它的反面，不仅无益而且有害。进化论思维在教育领域的消极影响很广阔很深远，清

理起来也很艰难。

二、超越立场

办教育要有前瞻性思维，首先要超越时间，想到五年后、十年后甚至百年后，故短期的政绩观不宜太突出。2008年，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女士在就职典礼上说：“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大学是要对永恒做出承诺。”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侯伯宇说，他的研究成果现在看似无用，200年后才能显现出用处。教育还要能超越意识形态之争，过分强调意识形态，为当时的政治和现实服务，也会把教育及学校带向一条万劫不复之路。办教育还要超越简单的因果关系。事物间有一因多果，也有一果多因。把事物间的关系看作简单的因果报应，特别是现报，也是不妥的。

三、育人为本

学校工作千头万绪，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社会服务，几乎抓几手都要过硬，因都有其重要性，都不该忽略。特别是那些教研型和研究型大学，除了人才培养，还承担着国家、地方和行业的许多研究任务，有些甚至是所谓的重大课题，事关国计民生。于是学校出现了课题偏向、论文偏向或科研偏向。

执事者也发明了以什么为“笼头”，以什么为“抓手”，以什么为“中心”，幸亏古老的汉语词汇库里有如此丰富的近义词，可以区分开来。但衡之国内外所有名校，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人才培养放在第一位。大师重要，是因为他可以引导教育学生；课题及平台重要，是因为它可以为训练学生提供条件。学校工作排在第一位的关键词应该是育人或人才培养，虽然有识之士不断疾呼，但中国大学对此迄今未形成共识，至于践行或落实仍然任重道远。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大学与世界名校相比，差的不仅仅是硬件，更多的是软件；落后的不仅仅是方法和技术，更多的是理念。而这个理念既不是多么复杂高深，又不是那么时尚新奇，仅仅是要返回本初，回到大学教育的出发点。

四、熏习树材

教育是培养学生的，但学生培养的过程不是工业自动化生产过程，不是车间里的流水线，无法程序化自动化，生产出来的也不是大批量的标准件。

人才培养更像农作物成长过程。“培养”一词本来就是借用农学和林学的术语，而不是工程学的术语。人们也更喜欢用农作物的培植、园艺的过程比喻人才成长。所谓“械朴多材”，“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十